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唐書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議書吏部侍郎

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皐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間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

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鞫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嘗見何稷先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爲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黃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蹙雖小定而瘡痍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賀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

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
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
夕千梭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威以
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
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
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絶運糧
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
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柰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
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
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劒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

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
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
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
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
欲宰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
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
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
不猒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
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
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

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
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
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
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
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
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雁鳥大聲樂是習吾當以
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
歲而孤仁基教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
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娶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
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飽飽不宜復有所須每
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
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
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
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
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
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
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
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
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

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
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戾在四方
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
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曾不踰
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
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
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
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
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
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上
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
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
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南幸巴
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
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
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
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
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
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諜日
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猒四方貢賦

爭上尤異諂臣顯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
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
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
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
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
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
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
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
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
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
賦與役者皆貧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
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獸畏自處若不安我不復
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柰何對曰國家
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
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
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
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
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
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
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

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戲今有仁邺之令憂勤之語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僞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殪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死卒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歸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

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居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郊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曙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堦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無言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

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
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
結希烈腹心周嘗王玢姚懵及曾等謀殺希烈承
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
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爲朔方節度
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
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
習雖筆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
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
介以爲欺倫閱實工負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
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
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官
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
才擢商州刺史荊襄道組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
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
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
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
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

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立賞數格虜敗
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
刺史官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
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
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
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
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
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
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
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闕者憚其公

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狠至到帝納之
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
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
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賢
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
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
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
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
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

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
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户三千備刺史斷役珏至
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絜誣以罪左
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
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賛言其廉慮翰稱其
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
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
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
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
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
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
兆尹司農供三宮萬如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
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貴民苦之德宗怒
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
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
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竇參貶太子賓
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
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
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
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

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賈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自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更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皐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

俄即眞拜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
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
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
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使所私此非爲
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
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
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
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
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
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翃
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
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書少監遷朗州刺
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
隸南陽嘗見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爲亂夷
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
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
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
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
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

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敗耳翊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擻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翊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輩間道去復遣將李宣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寔悉師援廣州間因合衆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間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東邊召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千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綾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饔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翊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

備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
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謚曰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
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
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
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
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紱魚擢累汝州刺史
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
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
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自爲純臣
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
惠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
經進士皆中歷臺省漫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
權近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
州有治賦羨銀常權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
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
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
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
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寇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
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

以舟師扼青陽儔遣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
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
爲盜區凝以彊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頴解
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洎自永陽赴敵凝
大宴謂洎曰賊帳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洎
意銳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
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横不能禁凝
讓曰吏捕蝗苟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
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
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乘門
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芻繕
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隊術家言
宜上疾不視事以猒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
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
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
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隆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
曹王皐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
皐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
縣爲治置而令丞雜處民閭申按公田之廢者募

人假牛犂糶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
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
州未幾邑閑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
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察
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户止七千比六年
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
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黄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
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
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
劫相尋申禁切無復犯外番歲以珠璃香文犀
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贐索商賈饒盈劉闢反
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驃繇抵蜀擣闢不
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
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
授華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
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
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横衆
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
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

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太子左庶子集
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召見
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
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
穎士顏眞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
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翟丞佐李抱眞潞州幕府
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從久乃進房州刺史
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
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
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遠出爲鄂岳觀察使時
安黃節度使伊愼入朝其子宥王後務偃蹇每死
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
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爲辦裝宥嚴遽上道改
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
抱眞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
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
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
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能之討王
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
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

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
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
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
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
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
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秘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
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
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
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
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秘以儒
者賊易之未及至秘召牙將立知二夜開城收壯
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
紫會謂秘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
召秘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
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
厭耗秘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
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召還道
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後更論懿
秘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

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
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晃李韋韋辟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